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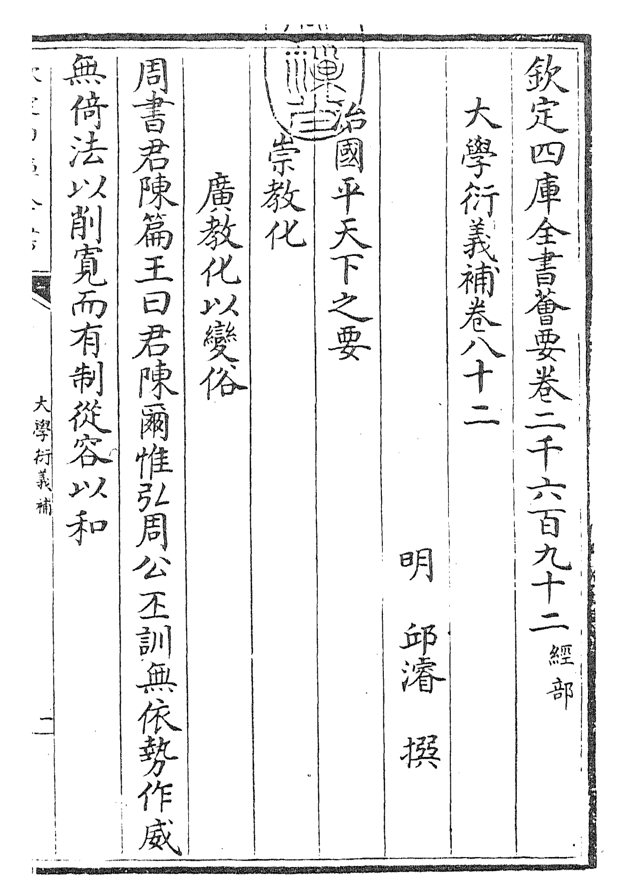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二至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内斯其所以和也

蔡沈曰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髪不於人而於

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寛和之時也然寛不可一於寛必寛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謂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夫周公之毖殷頑民而君陳繼其後民習之頑猶者至是稍馴擾矣故成王戒其無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寛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幾其從吾之

化以變其舊俗也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忍

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臣按民之為民有脩者亦有不脩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脩者簡別之不使與不脩者混不脩者亦簡別之不使與脩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冀其能脩而至於良善者進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脩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厥良所以率其

不良者也先儒謂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當奬拔之然不可以求備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脩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此數言者雖成王為君陳治殷民而言是誠萬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歴三紀十二年曰紀世父子曰世變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蔡沈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周公左右文王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其中

歴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盖一肢有疾而渾身為之不寧一處有事而四方為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茍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為之動勸矣民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此古之明君必擇賢臣而付以保釐之任國之賢臣必體君心而盡其謹毖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蔡沈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古人論世禄之家逸樂豢養其

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放者發之

呂祖謙曰殷士憑籍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返驕淫矜侉百邪竝見將以惡終

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
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
難閑於既收之後茍其根尚在雖一時之所收斂
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由是以觀則殷
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
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對病之
藥以蕩滌之調攝之保養之然後其根可以拔去

而永無萌蘖之生矣所謂對病之藥在有恒之政體要之辭而所以調攝之者則在復其所弗克由之禮焉若夫保養其天和之妙劑則下文所謂惟德惟義是已

又曰資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

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葺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

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之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

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開之之道孰過於此

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益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臣按畢命一篇可見周家以仁厚立國而慮患之遠愛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寛猛之宜而其處民

也又得剛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順其性命之正而全其義理之天向之驕蕩悖亂者皆克由禮心之放者既閑義之滅者復存惡不終於惡而復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訓而為訓也是知化民變俗之良法要道莫先於古訓古人往矣而其訓戒之辭則具載於經籍之中是以善於為治者知古訓為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機設小學以古訓而啟其蒙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

論頒布經書俾其讀誦設立師儒為之講解責任守令為之提督無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如此則普天之下雖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義可尊禮教可尚夫然而姦頑之不化習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運祚之不靈長萬無此理也

鄭子產為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

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興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臣按子產為政而為其民殖田疇誨子弟可謂教養兼舉矣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

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亾無同維楫維以繫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臣按為治而不定經制是猶度江河而無維楫船而無維楫則船必覆國而無經制則國必亂經者

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時之成法有常道以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為持循之具是則為治之大體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

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厲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見於車馬衣裘宮室飲食四者誠能立為制度凡所乘之車馬所居之宮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飲食皆有階級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於見聞者熟則其存於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則有餘者不敢恣為於已不及者不敢慕欲於人衆心安定家給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脩起學宫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臣按天下之風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

皆及也葢輿圖之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歷之而其所為條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賴於承流宣化之吏隨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導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於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於學古訓欲民之學古訓則在乎立學校焉學校既立有師儒以為之指教有經書以為之準則俾知善之當為惡之不可為欣然以從翕然以

化皆革其舊染之俗而興禮義之風此誠人君治

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

韓延壽為頴川太守頴川多豪彊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向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

遵用其教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言者

臣按延壽與民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此誠得化民之本原葢民之所以貧窶而流於邪淫其原皆出於昏嫁喪祭之無其制婚嫁喪祭民生之不能無者民間一遇昏嫁喪祭富者傾貲以為觀美貧者質貸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說之眩惑遂至破產而流於荒淫邪誕之域因

而起爭訟致禍亂者亦或有之漢之時異端之教猶未甚熾今去其時千年矣世變愈下而佛道二教大為斯民之蠹惑非明古禮以正人心息邪說則民財愈匱而民性愈蕩矣幸而有朱氏家禮一書簡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間有冠昏喪祭一依此禮以行有不行者以違制論其守令上計課以教民行古禮為最此無可書雖有他最亦不在陞舉之列如此則禮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

莫大於此

黄霸為頴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頴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亾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

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頴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於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於下其勢不能以徧及也漢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後為條教班行民間民知太守之條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於信

從及其教化既行天子聞之又曰詔以稱揚之首曰宣布詔令百姓嚮化而歷數其政績之美且賜爵及金幷推及其郡民之賢者嗚呼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為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為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為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為顯官哉後世有志於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為法有志於

教化之吏其尚以黄霸為法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知其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謂之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故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

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臣按卓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專以禮教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謂循良之吏使天下郡縣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緩急輕重則天下日底於治平矣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勝而義心微也民間之訟多起於財産兄弟以之而相鬩骨肉以之而相殘皆自此始也為守令者茍能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則詞訟不興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遜之儀乃為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濵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

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爭訟為教化不行而任咎於已且至上書言狀乞詣廷尉然非其平昔設為喪紀昏姻制度使民知禮禁而遽然而為此舉則是矯激好名非真實也君子所不貴

仇覽為遂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鷄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以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

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覽一亭長耳視今鄉老里長之役而乃能以教化化民為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於閭里之間凡為民之長者皆能以教化為務天下有不平治者哉

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

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為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立學宫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蘇瓊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臣按今所謂中州之域漸染猺蠻之風男女雜處

之俗其為治化之累大矣請痛禁之

清河王勵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産業勵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無處無之民之祀神雖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見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費産以備牲牢耳宜為明禁惟許以鷄鶩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師巫葢民愚而惑茍有疾厄必事

祈禱雖冒禁犯罪不顧也惟禁其惑誘之人則自

然止息

隋梁彦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彦光欲

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業

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

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

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

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遥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一里翕然多為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為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

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萬有餘豈無庶民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閭里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説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

生廚饌自此潮人日趣文學立祠祀之至今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袞卒閩人以袞配享于學宮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中國始有之為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烈焰

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為郡獨能禁之今此風猶存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為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陳襄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於正歲者老來賀作文一篇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

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呑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語感德嘆嗟翕然從之學者輿起程顥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煢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名父老與之

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程顥在晉城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於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爲滿朝廷𦍒責之以成效其間必有超出倫類而能以明道之德教爲治者治平之基端在於此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禮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禮我太宗皇帝已表章頒布天下請命有司舉行并命提學憲臣督視有不奉行者問以違制之罪如此則禮教興行而異端不待禁革自然廢息

余仲寛宰劍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後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劍尤甚仲寛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寛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為甚請自今有除為浙

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竝無
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舉子必
多户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廣教化以變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為
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
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
義行之也難教之本雖在於人君正身齊家
以為感化之機然地非一方而邇外者未易

以徧達人非一類而踈遠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為治道之急務則必設學校明禮義立條教以曉諭而引導之使之皆囿於道義之中而為淳厚之俗而又必擇守令之人布吾之政教丁寧告戒使其知朝廷意嚮所在而其為政必以教化為先變不美之俗以為美化不良之人以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順由家而邑由邑而

郡民風土習如出一律則天下之大治平之

基實自此而積累也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嚴旌别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别淑善也慝惡也表厥宅里彰善癉病也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沈曰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草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

呂祖謙曰榮辱不止于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

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直欲絶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

陳櫟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為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于

善者以保為藿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

臣按人君為治在乎明好惡之所在使民知所以嚮方趨於善而不流於惡則俗尚正而治化可成也苟混混然而無所旌別則為善者不知其可為而自怠為惡者不知其不可為而日肆矣此康王

命畢公以保釐東郊而必告之以旌别淑慝也然其旌之也則表厥宅里使過其居者曰此善人之居君上所以彰而表之也如此吾何可不為善乎其别之也則殊其井疆使經其所者曰此惡人之居君上所以癉而異之也如此吾何可為不善乎遠近之人聞其風而興起目其事而警戒不徒行於一時而其風聲流傳且至千百世焉大抵人君治民之道非一端而其大要歸於使民為善而不

為惡者之訓典者感之以言樹之風聲者示之以形感之以言言則有時而已示之以形形則終古常存欲其每視于目常儆于心無時而或已也感化轉移之機括此其一乎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孔穎達曰尊上賢人所以崇奬有德簡去不肖所以黜退惡人

陳澔曰命鄉簡不帥教以下言簡不肖以紏惡之事鄉畿内六鄉也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鄉大夫元日所擇之善日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之禮射以中為上故曰上功鄉飲

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而又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息游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四郊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以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臣按古者先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而使之咸

趨於善而不為惡則必有崇尚簡别之法焉蓋天生人不人人善亦不人人惡上之人有以表别之則善者益進於善而惡者皆舍其惡而歸于善普天之下人皆善而無惡則人無不成之才世無不美之俗而天下平矣此王制司徒之官所以上賢而簡不肖也然其所謂賢不肖者乃學校所養之士蓋以輿地之大生齒之衆無由人人以表别之也於是擇其年少而質美者以漸而進之於學及

其壯而成矣則於其中賢而有德者上而崇之以為秀士俊士焉由是而進之天子之廷不肖而惡者簡而絀之以移之左移之右焉由是而屏之郊遂之外則吾之所用者既得以為致治之具而吾之所棄者又因之以為董戒之方如此則既在於學者知所戒懼而未入於學者知所感發而國家得人之用無窮矣我朝於凡學校生員登第者即進之于上而有司為表其門其屢試無成者即黜

退為民或充吏是亦治古之遺意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明也善癉病也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陳祥道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于惡則惡者其僞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于所習然後為惡故為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為為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于善而

歸厚矣

臣按章善癉惡之言出于畢命善善而章之則表厥宅里惡惡而病之則殊厥井疆先儒謂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一歸于義理民情所以不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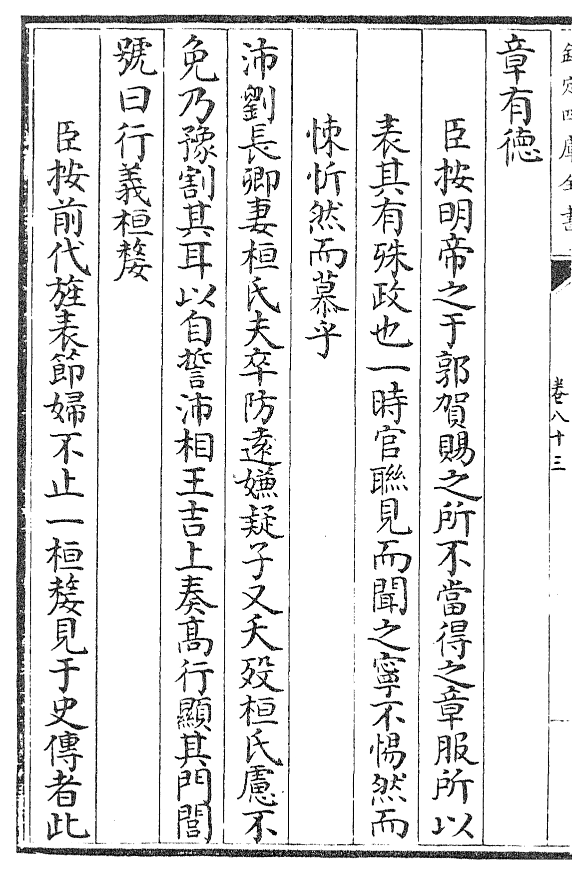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馬晞孟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

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於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為盜竊屢犯不悛者則異其門而以為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



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于郭賀賜之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聯見而聞之寧不惕然而悚忻然而慕乎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殁桓氏慮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嫠見于史傳者此

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蓋婦人之德雖在于柔順然立節行義必在于貞烈焉柔順仁也貞烈義也于夫衆人委順之中而有特然卓立之行旌而表之使天下之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者咸知違理之可羞而一惟禮義之是慕二南之化可復也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孝治

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嘆
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
縑二百匹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隋
文帝有璽書褒之也傳有之曰夫孝三皇五帝之
本務萬事之綱紀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正行之一
家則一家正行之一郡則一郡理行之四海則四
海翕然歸化是豈無故而然哉盖父子既定則長

幼有序族屬以和家齊而國治自然之理也先王有見于此雖匹夫匹婦以孝名通朝廷者皆旌表門閭復賦稅俾州縣以時存問蓋欲砥礪斯世斯民使之厚人倫移風俗以成治化之美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木

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兢其先世仕唐有為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為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者為州助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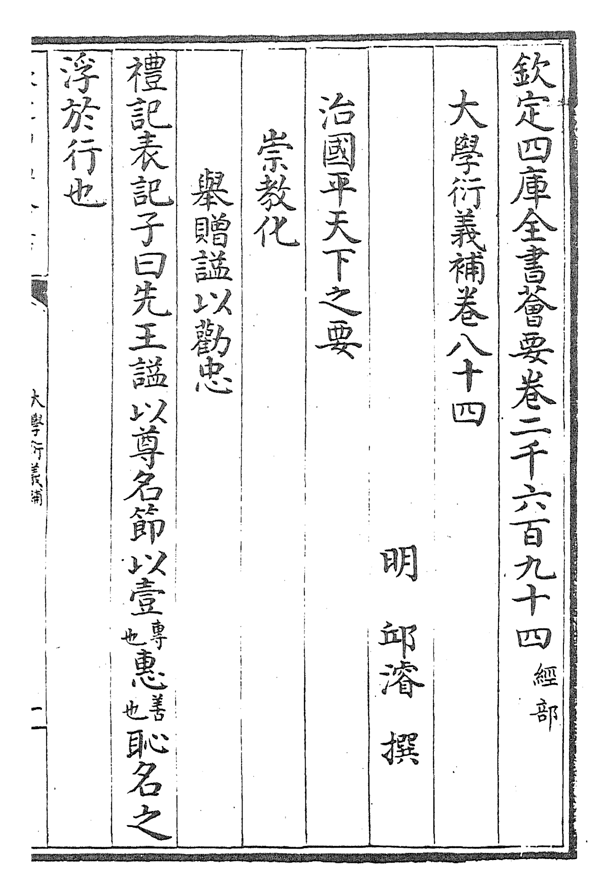
臣按天下之大起于一家之積無一家之不理然

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焉易不云乎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鳥獸必相與群于林藪魚鼈必相與羣於川澤惟能羣然後可以生育物且然而况于人乎人之生也有父子有兄弟有親屬有姻婭必有恩以相親有禮以相接有誠以相孚然後可以久處而至于遠且大也苟連肢體而分爾汝同井宅而割門户相争相奪甚而相鬬訟相戕賊不思吾有身體即吾祖考之遺體吾之兄弟即吾父之子也

吾之伯叔即吾父之兄弟也吾之子亦且相與為兄弟吾之兄弟即吾子之伯叔分而異之推而逺之雖若踈異然原其始初皆出于一人之所生其氣脉本相同也先王有見于斯于凡民之有孝義累世不分居者必旌表焉雖曰為厚人倫移風俗之計而實以隆吾致太平之基也我聖祖承元人禮廢法弛之餘尤疾兼并之俗豪家鉅族往往以失道踰制獲戾獨于浦江鄭氏加以恩数或有誣

蠛之者輙赦不問旣旌其門又屢擢其子弟為顯官每措以風切當世登極之初即制令云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轉達上司旌表門閭列聖相承率循舊章凡下詔天下輙載其事以申飭有司又于律文凡盜賊刺字者收充警迹是亦先王旌淑別慝之良法深意也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專也）惠（善也）恥名之浮於行也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卽以其行一大善為謚耳

陳澔曰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

方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夫謚以誄行而為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

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為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三代以來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一德以為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鄭樵曰古無謚謚起於周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蓋名不可名巳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為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

周諝曰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陳澔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

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陳澔曰文王雖為西伯不為古公公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臣按元人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雖其時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孔穎達曰言謚就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公叔文子之子戍請於君所以易其父之名者也類者言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

臣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為誄謂誄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陳澔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為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屬有司我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上賜云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熹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

蘇軾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没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臣按謚法所謂文者非一有所謂經天緯地者道德博聞者勤學好問者慈惠愛民者愍民惠禮者錫民爵位者孔文子之得為文以勤學好問為謚

公叔文子之得爲文以錫民爵位爲謚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
以爲文矣
朱熹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
爵位曰文者
臣按文子卒其子請謚衛君謚以貞惠文子見於
禮記檀弓其所以得文者以其脩其班制以與四
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得爲文初不以薦臣同

升而得此謚也夫子因其有知人忘己事君之美而稱之謂其所以得文之謚不但若其君之所稱而已而此一事亦合謚法所謂錫民爵位者焉無愧於文之謚矣

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朱熹曰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

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尹焞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赧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胡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

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為也

臣按謚法捐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而加

之於君父豈春秋為尊者親者諱之謂哉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人以為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程頤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

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臣按古先哲王所以勵世以為勸懲者非徒有一時之賞罰而又有百世之榮辱焉百世之榮辱謚是也合其一生之美加以一字之褒使後世之人

不必考其履歷究其始末一聞其謚即知其人其所以勸化人心使之為善以持已盡忠以事君其激發之機轉移之妙一何至哉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臣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

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彦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法而釋以已説而各為之法也其説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為古今異宜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為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絶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臣按充姦回弒逆謚之以荒固為幸矣而武帝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充為善人賈謨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贈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寃尚書卞壼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為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於可否之間雖以明帝寇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一臣之贈典而羣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其死者

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有贈謚不足以為勸沮

北魏鄭羲為西兖州刺史貪鄙納女為嬪徵為秘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加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彥伯訟

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為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嬖后殺忠良之罪謚之以繆猶為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為繆對曰昔何曾既忠且

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當咸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過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謚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

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太常謚不當梁肅議曰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

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
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慜民惠禮曰文不恥下問
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
貫又安可以併責於一名哉若其美果在一名則士文
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
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
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
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

於一字襃貶垂於將來葢先王制謚之方也且人無全才能不必備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詔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此魏蘇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謹上忝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故相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郢駁益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

秋之徵吉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

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復不失人唐興参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褒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怯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疊為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

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故將郭知運卒巳五十年其子英乂請謚太常謚曰威左司員外郎崔厦駮以知運卒時賵贈巳加今巳踰時不宜謚獨孤及重議曰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時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知運討平之以張王室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

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謚法者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一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嚴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歿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

臣按說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一字之褒榮於黼衮一字之貶嚴如斧鉞臣於贈謚之典亦云盖爵禄所以榮生者使之興起以建立事功至於贈

謚非但以榮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之掌斯權者乃懷生前恩怨之私當予而不予狥死者子孫之請不當予而予其得罪於名教也大矣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于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槩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

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為法光又言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世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為正蓋謚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跡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為跡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詩所謂好是正直光蓋有之仁宗其書所謂從諫弗咈者歟其後光薨卒得是謚其真無忝矣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

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荅天問而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宫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

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正典禮之失以為其不忠之罪而謚以榮靈嗚呼使此議行則凡為臣子者生前所為雖或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殁之後公議凜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十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錄之史冊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為世教之助蓋亦非淺淺也世主

往往暱於所好而自敗其彝典何不思之甚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脩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謚李清臣為謚議曰公惟聖宋賢臣一世學者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為最多真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參天下政事

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鏜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以為楊億巨儒既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況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救有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

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
制論從之

臣按先正有言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禄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為害可勝道哉臣惟生者之禍福出于一時之蒙蔽

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然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葢棺事則定矣然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為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為謚法以為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

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自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

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恩賜然臣竊以謂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有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以上舉贈謚以勸忠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浦　焯